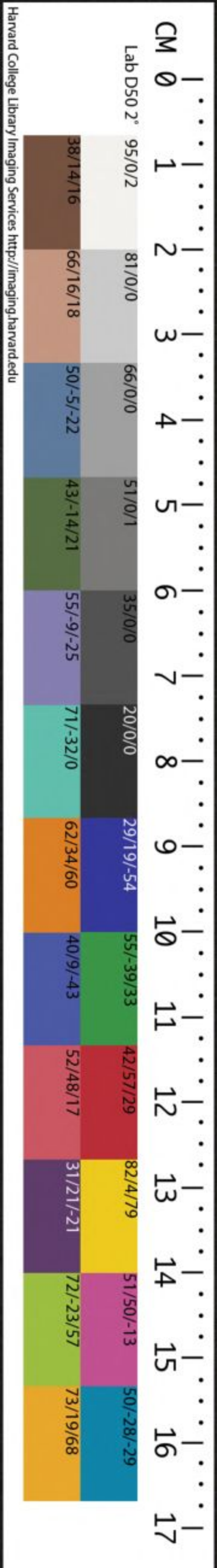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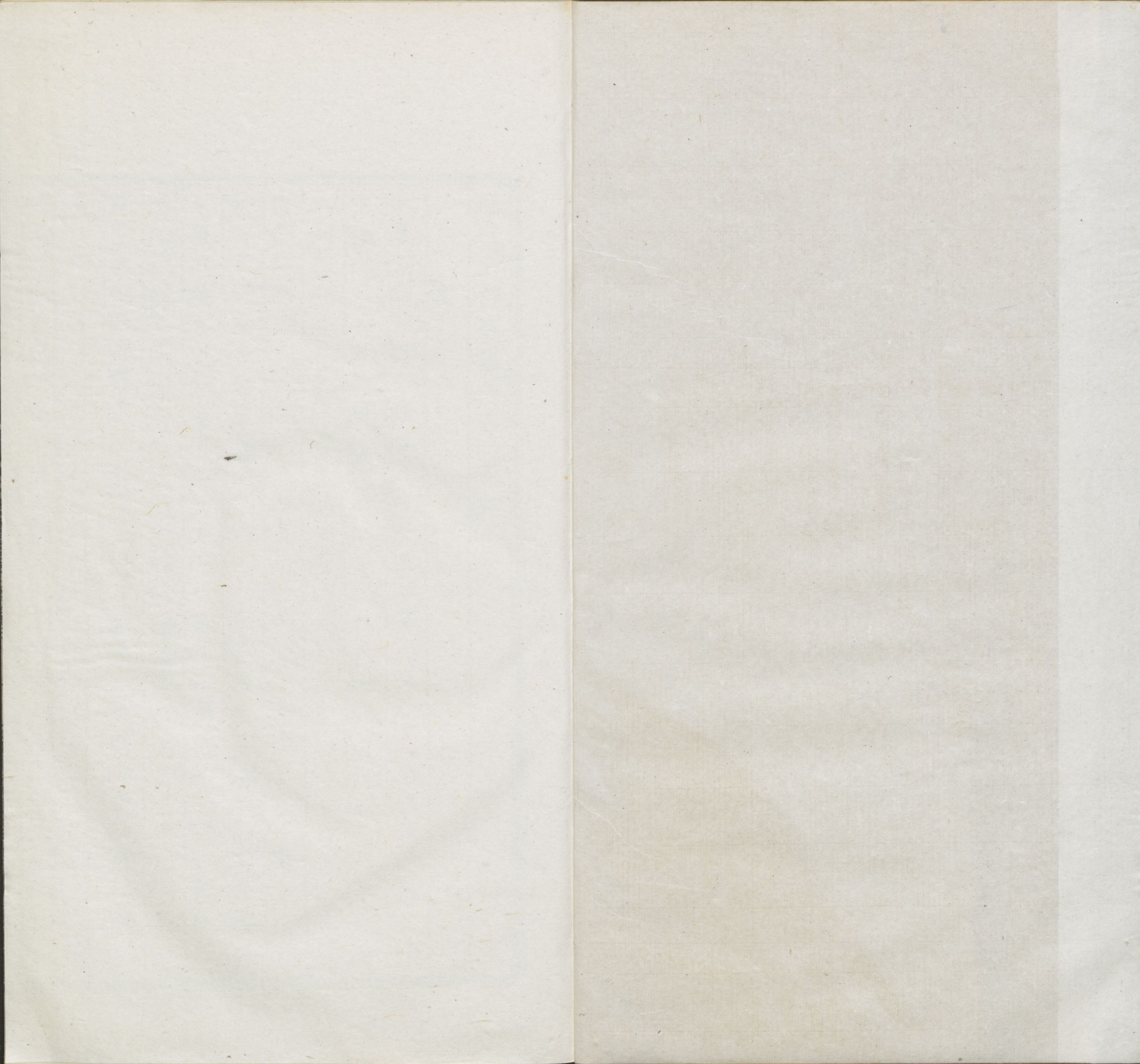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30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三

用人

宋高宗時章誼乞護選既敗大臣上奏曰臣聞人主惟天之子
宰相代一人而無庶績言辟卿吉猶日月四時運行而不息者
此則君無為而臣有為而勞效曰天何言哉以時行焉百物生
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陛下物極而反求治其
切宵衣旰食而勞憂遠於廟堂之志而群臣奉命之責不與樂
下真所謂本末倒置上下易位以此康治是過也而此弊也夫
使誰為陛下建權却之責者蓋以私情為任下言情與之
用置之人氏流散宗社靡寧上懼曰威嚴政大臣略無補身
意但以致身宰輔位高金多為樂助有深意臣在事者不建
時或行朕先高可重開府大觀文力不天嘗以知在任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三

用人

宋高宗時章誼乞謹選執政大臣。上奏曰。臣聞人主繼天而為之子。宰相代天而熙庶績。百辟卿士。猶日月四時運行而不息者也。如此。則君無為而逸。臣有為而勞。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陛下即位累年。于茲求治甚切。宵衣旰食。焦勞憂慄於廟堂之上。而群臣奉令承教。優游逸樂於下。真所謂本末倒置。上下易位。以此求治。是適越而北轅也。夷狄內侵。誰為陛下建攘却之策者。盜賊紛擾。誰為陛下言消弭之術者。財用匱乏。人民流散。宗社靡寧。土疆日蹙。執政大臣。略無扶顛持危之意。但以致身宰輔。位高金多為樂。即有緩急。謀在奔走。設使陛下覺悟。或行罷免。高可望開府大觀文。次不失資政節度使。國勢微弱。兵

哈佛大學哈佛東亞圖書館藏

禍相纏。九族分離。二聖播越。陛下獨受其無聊。此臣所以疚心慙膽。顛陛下慎選執政大臣之意。陛下得二三賢執政。慰天下之望。弭夷狄之難。而陛下優游無為。責成仰治。天下才智之士。皆為陛下奔走自竭。然後君臣之位正。而治道得矣。此天之道也。非臣之臆說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乞參稽衆論。選擇大臣。上奏曰。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蓋刑賞大政。帝王不敢私決擇也。其好惡予奪。必詢之衆庶。謀之卿士。以觀公議之所在。然後用捨焉。考之於經。虞舜聖君也。所用禹益伯夷之臣。亦聖賢之臣也。其未得也。必始於疇咨。其得之也。乃由於僉舉。是以孔子稱之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言得人之盛。致治之美也。後世朋比之臣。懷私植黨。欲鉗衆多之口。以迷奪人主之視聽。於是立為說曰。下輕其

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由是天子進退大臣。不問天下之公議。而執政用事之人。引用黨與。雷同瓦合。日入於亂亡之域。而人主始孤立矣。今陛下所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唯二三執政也。人或未克官。或未備。非降疇咨之命。不足以得俊傑之才。近者參知政事謝克家。以疾辭位。陛下深惟國計之重。幸聽其請。下掩大臣妨賢之誚。外厭衆庶望治之情。甚大惠也。臣聞參知政事之選。位亞宰相。任重職大。必咨僉諧之舉。乃竦中外之聽。如得其人。日與宰相議論可否。仰副陛下側席之求。則安榮自此成。禍灾自此弭。土疆自此復。苟非其人。治亂分矣。孟軻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伏望陛下體虞舜好問之德。觀孟軻察言之道。公聽並觀。參稽衆論。慎極一時之選。然後斷自聖心。使毗大政。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乞重宰相之責。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御極以來。五命相矣。前此四相。以不稱職而罷。今皆從容閑曠。不受憂責。在彼未為失計也。陛下之國勢日蹙。宗社日危。萬官億姓。六宮九族。遷徙不常。殆無容足之地。此宰相誤陛下也。陛下終以論一相為人主之職。而未嘗躬行威斷。其於禦戎大計。未有指授。臣恐又無以善其後矣。夫禦外患者。必先定攻守之策。成內政者。必先操威福之權。宰相者。為陛下擇攻守之人。而佐陛下施賞罰之政者也。前此御營之兵。宰相領之。而急則奉陛下以趨。攻守之策。何如哉。賞罰喜怒。不攻功罪。自其已出。威福之權。何如哉。陛下誠能指授方略。而責宰相以辟土疆。躬親聽斷。以明賞罰。則宰相之任。雖專。而宰相之責亦重。委任責成。期以歲月。境外之患。可弭。中興之功。可冀。君臣並受其福。豈不美歟。

誼又論大臣數乞引去。上奏曰。臣竊觀日者大臣數為出入。致煩陛下。

下遣使宣諭。傳詔勞問。至於再三。然後就職。自春徂夏。殆無虛月。此雖於人臣進退之禮。所不可廢。而論其以誠事君。自任以大下之重者。恐未安也。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今之為陛下大臣者。其除拜之始。必自負其才。以謂戎虜可平。盜賊可息。土疆可復。以此為已任。故其嘉言謹議。仰當上心。是以受而不辭。所謂量而後入也。及其執政之後。事有不遂。其初心而求去者。將必有說矣。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去焉可也。力少而重。未易任。智小而大。未易謀。不能而止。則去焉可也。不然。則功已成矣。名已遂矣。不伐其功。不居其名。體天之道。引身而退。則去焉可也。今陛下聽言納諫。其於大臣。奏請未嘗少却。而大臣任陛下之事。非功成名遂之時。但數因人言。乍去乍留。此豈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臣謂大臣當為陛下建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以身任

天下之責如樂毅之輔燕以破齊為任。如種蠡之輔越以報吳為任。如諸葛孔明之輔蜀以興復大漢為任。如周公之輔成王以平三監滅淮夷為任。誠以此自任則雖有流言飛語所不恤也。大臣今日之事陛下其所任者何事其欲去者何事去就紛紜誠無益也。公孫弘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周公養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公孫弘何人哉。能以天下自任如此。臣願睿明深詔執事責其恢復之大功。而使之勿為區區之苛禮。攘夷狄。弭盜賊。指日以冀當今之成效。不勝大幸。若其受任無功。仰辜委寄。雖曰進退有禮。亦何以塞天下之望哉。

誼又乞重監司之選。上奏曰。臣伏觀部使者之職。彌為外。所以統治郡縣。頒宣詔條。廉問風俗。任至重也。前世選授。大槩有二。欲諳練世務。求之久次。則惟其官欲簡。拔俊良。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

以舜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帥。漢之州牧。刺史。唐之採訪。觀察。使其高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賤。求之久次也。若夫圖事任職。務在得人。登賢選能。唯恐不及。則凡文學政事。有一可稱。風操識度。在所甄錄者。雖無積月累歲之勞。假以權發遣之彌。蓋亦不待次而舉也。近時委任。頗異於此。伏望聖明考此二端。增重部使者之職。自非豪傑卓異之材。且勿輕授。上觀虞周。下採漢唐。使嘗歷從官卿監之人。咸預茲選。而與臺閣省寺之除。更為出入。不唯可以革去內重外輕之弊。且復輜軒所至。吏民有所矜式。仰稱陛下知人任使之明。不勝幸甚。

誼又論劉綱合還鎮。或隸一將帥。上奏曰。臣聞滁濠州鎮撫使劉綱。昨在江甯。無職守。欲歸淮南。軍衆乏食。進退無據。士卒散擾。於是挺身自歸朝廷。冀蒙措置。而羈旅累月。每詣都堂。率執略不省顧。端

坐客次。見士大夫輒流涕自言。誠可憐憫。臣愚以為劉綱果有罪犯。自當早正典刑。若猶可恕。或其無罪。則當付以職任。無宜閑廢。緣劉綱之父劉信。身本農家。頗富於財。自靖康建炎以來。出身衛國。數平巨寇。卒死於兵。今劉綱所領皆其父部曲。往往盡是庄客家僮。若不令劉綱自行鈐束。或聞劉綱貧困無歸。決須散為盜賊。別生變亂。昔唐朱此帥涇原。以忠誠自歸。既至長安。拘留不遣。一旦部曲擁此為亂。幾亡唐室。蓋亦當時措置乖誤也。伏望聖慈。畧鑒前事。特賜睿斷。發遣劉綱還鎮。或如岳飛體例。領其部曲。隸一將帥。使不失職。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論徽州知通棄城乞獎。擢汪希旦。上奏曰。臣聞近者張琪之兵自臨安府奔走。侵犯徽州。其徽州知通望風棄城而遁。六月十三日。張琪人馬猶在臨安府之昌化縣。而十四日徽州已無官吏矣。有寄

居官汪希旦者。知官吏逃避之地。自徽州城中折簡招致。使回郡守禦。至十八日。尚未有還任者。遂具事因申尚書省樞密院。至今張琪人馬未知所向。徽州安危亦未可知。而郡守通判尚未有申奏文字。至朝廷者。臣又不知本路帥臣監司。曾無申發文字與汪希旦相繼而來者也。夫郡守通判帥臣監司。受任以守一州一路。而盜發不知。盜至不擊。上不能聞之朝廷。請兵討捕。下不能躬率吏民。力為戰守。率皆奔走掩匿。不以上聞。此則畔官離次。不勝其任矣。如汪希旦者。素非朝廷倚任。投閑置散之人也。乃能憂國如此。臣謂防秋甚近。諸路帥臣監司知州通判。所宜一例選擇。悉付能臣。則今年戎虜可却。盜賊可息。若委任非人。復如徽州知通者。將誤陛下立國之勢矣。所有徽州知通。朝廷固宜汰斥。其汪希旦亦乞睿明量事獎擢。以為人臣能否之勸。

劉行簡上殿劄子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去之。事孰與濟。人材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槁死寂寞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濟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召。自揆庸虛。豈有深謀祕書。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滯淹之說。願以為獻。伏望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來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遞次拔擢。必皆仰戴恩德。益輸忠盡。予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財幸。

行簡又上疏曰。李通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

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常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况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踈。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憚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佛然以讒倖逐。猶棄稜馬。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

多耶。

行簡又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疏曰：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唯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寡。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荐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竒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豔。則人

人激昂以赴事功。舉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十得五。有以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

權吏部侍郎廖剛論縣令劄子曰：臣竊聞朝廷近日有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內重外輕。至縣令為尤甚。凡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為者。拘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為舉而使之為邪。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為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歷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歷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內不得為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銜別。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汙不法者，又必重寘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

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為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願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之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且事故有要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

剛又論除中丞。劄子曰。臣嘗聞唐文宗擢丁居晦為御史中丞。謂宰相鄭覃曰。朕嘗與居晦論世人言李杜元白為四絕。如何。居晦曰。此非君上合論之事。朕以此記得居晦可為御史中丞。又謂牛僧孺可以為大夫。覃曰。尚為中丞。頗不能擊搏。恐非風望。文宗搖首曰。不然。鸞鳳自與鷹隼異美。此文宗任人之意也。臣聞昔下材。陛下不以其不肖擢居是職。固不敢望古人萬分之一。然臣伏讀訓詞。責臣持大體以正國之紀綱。有以見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之人。與之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若乃區區藝

文之末。豈所留神者哉。居晦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丞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摭摭細故。矜督爪於狐兔之微。曾何足道。覃之不察僧孺。宜乎文宗不以為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為無足法。而忽其意。臣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事苛察而忘大體也。惟聖明鑒焉。

剛又論朋黨。劄子曰。臣聞洪範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箕子為武王陳世之大法。蓋帝王不易之常道也。若好惡悖於正理。偏黨徇其私心。則不能蕩蕩如天之大。弄平如天之明。夫所謂大中至正之道矣。會歸其有極。大中至正之謂也。人君惟以大中至正之道。照臨百官。無有愛惡。無有戚疎。一視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亦將惟皇之極。是行以迓天子之

光。烏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手。薄海內外。無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無賢無不肖。孰不欲媚于天子。以求其所欲。此戴天履地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比之徒。結為死黨。或至於相與欺君罔上。而不顧者何哉。臣嘗思其故矣。請試為陛下言之。今夫人主以甲為朋黨也。方與乙共治之。惟乙之徒。是與惟甲之徒。是惡。他日以乙為朋黨也。則又與丙共治之。惟丙之徒。是與惟乙之徒。是惡。乃至更出迭入。亦莫不然。此朋黨之弊。所以至於牢不可破也。何則。利害有以怵之。彼慮其所終。則其勢不得不然耳。故臣嘗謂朋黨之名。雖生於君子小人之相閔。其實人君有以致之也。誠使王道明於上。善惡別白。仁賢不肖。襲情在位。在野。各安其分。則朋黨何自而興乎。臣每聞聖訓。常自謂於物無心。有以見廣大之德。與天地合矣。然至於論臣下朋附之迹。則未免有彼此之間。臣故不避誅責。輒

以是為言也。願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察社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援引。而必疑之哉。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擯棄。而必錄之哉。若進若退。若取若舍。初無係吝於其間。而必合天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莫不以類而進。萃聚於朝。志同謀合。濟濟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胥慶以為得人。雖有姦慝。不得厚誣。以為朋黨矣。凡以朝廷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初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惟睿明不以臣言為迂。而加採擇焉。天下幸甚。剛又奏曰。臣聞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為天地交泰之時。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為否。而天下無邦矣。人君之處君子小人。可不謹哉。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廢。然而必外之。

者。諛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非事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為邦。貴於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旌別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朝廷清明。風俗純一。在位皆有羔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不亦善乎。

胡寅上疏曰。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熹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以未制乎。司馬光避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地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於立法。此與

三五同為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迫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

寅又上疏曰。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壞植散群。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以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礙。皆許奏辟。於是詐官負罪。姦賊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參銓部者。咸輻湊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况鼎州昨緣程昌禹借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揚。公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乞因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殘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應任無贓私罪。

犯之人方許奏請差注。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輒行奏請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礙礙差庶幾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掉棄兵刃復緣南面以臣愚見不以諸般拘礙礙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劄子曰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安懷憂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匆匆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

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或有先備敵雖強而不之憂或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實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六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外若內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

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讒邪之所媚忌。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元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

為爪牙藩屏。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正言陳淵論用有德。上奏曰。天下之士。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智者。人君用之。唯其直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辦之。有德者守之。是三者闕一不可。用或偏焉。必不能有所濟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曰。治平之時。唯德是恃。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向死而不可。昔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以為其腹心爪牙之用矣。其餘如曹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蓋不少也。然必待四老人者。出以傳太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寇鄧。亦資之流。二十八人者。依乘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眾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

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艱難之時。雖不可無。而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淵又論用老成。上奏曰。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謬。方少年時。其天資過人。盛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厲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嘗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况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人。未見其可也。

虞允文奏。遂更部侍郎汪應辰除知三衛州詞頭疏曰。臣聞士君子之進退去留。必觀於時。時當去而不去。傷乎義。時當留而不留。傷乎義。廉義舉。而公議定矣。今虜酋犯涪邊。境多事。君父勤宵旰之憂。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忘家報國之時也。應辰登歲以文章決科。陛下親擢為第一。賜名之寵。多士至今歆豔。年甫四十。又蒙親擢。為言語侍從之臣。不為不遭遇矣。一旦無故補外。廷紳之論咸疑之。謂應辰之才。望實周於世用。朝廷若藉其才望。以禦外侮。則擢之為郡。不為要邊。若以其罪當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出於應辰之請。則有傷於事君之義。而非書生報國之本心也。應辰之去。名既不正。苟不以為非。則援引而求去者。繼出而紛紛矣。多事之時。如使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望睿慈。將應辰衛州之命。特賜追寢。且命依舊在職。以待後日。或有任使。庶幾朝廷百僚。

各安其職。不為苟去之計。而公議自定。更乞自宸衷裁酌施行。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聞官者。勵世磨鈍者也。人者。嚮德慕名者也。官得其宜。則事辦而功就。人樂其事。則功倍而邪寧。故聖三觀向順。宜因事制法。所以勵人厚國也。恭惟陛下建中興之業。必制中興之典。然後驅一世之民而成興王之功。臣欲乞如古制。為武功官賞十等。惟寵戰功。它賞不與。每授命繫於銜官。同則以此高之。密院別置籍記。載其名。謂之入等。則不次召用。陞擢使金。庶約功而得死節。董濫而收實才。方時右武。於是在焉。或可施行。乞下臣具等格聞奏。帝嘗詔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甄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未

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茲何由可察。民瘼徇由可蘇。上善其言。

必大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必大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祖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

吏部侍郎洪遵薦王珣奏狀曰。臣伏覩降授右朝散大夫王珣。庶勤公明。所至可述。頃為夔州湖北路轉運判官。每出按屬部。盡以隨行胥吏。閉之一室。臨當放途。須衆吏上馬已。然後乃去。雖供帳幣幕。亦只用。潛司者。至於薪水芻粟。不得已合用者。皆估計其直。給錢償之。州縣無秋毫之費。民間詞訴。躬親聽決。無一不得其平者。部內賍吏。望風斂迹。不敢復肆。嘗於武昌築堤。外遏江漲。內灌民田。行旅農人。均

被其賜。兩道歌詠其政。以為近所無有。前知真州。到任才五月。官無
乏事。又能取其贏餘。積米數千石。以為來歲軍儲之備。拊循凋郡。日
不暇給。千里之民。上下便安之。一時諸司以激濁揚清為職。既不能
薦反。以羅織成罪。按章所言。類無實迹。而使之錮於聖世。人以為冤。
誠如近降指揮。所謂有公累而其材實可用者。起之閑廢。必能趨事
赴功。如蒙朝廷拔拭。付以煩劇。去重。元之政事。當有可觀。臣今先次
舉到王珏。一負保任終身。如犯贓及不職。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紹興中。邊又薦用林珣。上奏曰。右臣伏觀右通直郎新差通判福州
軍州事林珣。本出書生。敏於為政。治民有安利之行。持已有公。廉之
稱。昨知宣州宣城縣。縣有宣岳豐稔。兩陂邊溪水以溉田。自政和初。
為水所壞。莫能修復。並陂之民。歲常苦旱。珣修治。暮月而畢。高山之
頂。皆為良田。明年宣城大水。破圩田一百六十餘所。而陂口不動。百

姓更名曰林公泉。後知常州無錫縣。舊例令佐四廳催科。浮民得以
為姦。號為雜催者。至七百餘人。因緣侵漁。人蒙其害。經界覆實官在
縣。置枷械於門。追呼自便。又於太保長名下勒取丁口圖帳七千餘
本。皆魚鱗細圖。期限嚴峻。遂以重價就買官中本。送納。珣始至之日。
即時禁止。又戶長催科。舊以五日一比較。有逃絕。則令償填。有逋緩。
則加杖責。徒為苛擾。元不集事。珣親行鐫諭。盡革宿弊。是年官物不
出省限。皆足。而戶長未嘗輒追一人到官。酒壚茶肆。至無村民之跡。
差役有關。人爭先為之。及為邵武軍通判。有水口土軍擅開武庫。被
甲持刃。驚動遠邇。珣以計撫定。得其首惡四人。按誅之。餘一無所問。
先是和平大寺兩寨。戍卒循習縱肆。官吏不能彈壓。自此為之帖然。
凡平時能害齊民。如公吏弓手之類。子弟及詐為秀才宗室者。以事
詣曹。窮治不貸。悉皆斂迹。一郡方安。其惠化實緣小人誣譖。遂以罷

去。今朝廷雖知其有寃。起倅藩府。然尚待遠次。未究設施。臣與珣初不相識。采之士大夫公議。知其所為所行。灼然有大過人者。臣今保舉堪充繁劇州郡守。臣任使。臣除已舉王珣外。今來所舉林瑛。係策二負。如蒙朝廷擢用。後其人終身犯賊。及不職。臣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傳又薦胡璉。上奏曰。古臣伏覲左從事郎胡璉。學古為政。勤身奉公。嘗為洪州豐城令。邑當水陸之衝。民狡吏頑。素彌繁劇。前政或坐應辦不登。或緣獄訟不理。多以罪去。惟璉興利除害。抑彊扶弱。痛治豪猾之撓政者。善良得以安堵。諸司率皆薦之。如蒙朝廷旌擢。付之大縣。必有可觀。臣今保舉堪任知縣縣令。如後不如所舉。臣甘與同罪。臣除已舉過左宣教郎羅鞏外。今來所舉係第二負。謹錄奏聞。

左正言鄧肅辭免除左正言第十三劄子。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群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為身謀。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群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為狂。而淵聖容之。尚實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飢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願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六
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手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為高伯振。即為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是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切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

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主者。為脩政事。亦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脩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御史中丞張守論差李公彥李正民權官不當劄子曰。臣聞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朝廷施設。不問大小。當則人心服。否則人心離。在廟堂跬步之間。而利害實繫於四方萬里之遠。不可不慎也。伏見太常少卿減為一員。近自外召黎確為太常少卿。後赴行在。視事之二日。又除李公彥為太常少卿。交割職事。臣所未諭。使公彥質於確。即當降旨罷確。而用公彥。不然。則是重疊除授也。既知重疊除授。即當改正。今翰旬日。未聞施行。若以罷確為是耶。而確亦久以行著名稱。士論未以為非也。又伏見中書舍人有關。祖宗故事。差起居舍人兼權。又關。即差它一員。今董道為右史。而差左司員外郎。

李正民權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道。即當使用。正民為中書舍人。不然。即是董道不學無文也。道不學無文。則不當擢為右史。若曰道不可權攝邪。而道亦久以文學著稱。士論亦未以為不可也。無故罷黎確而用李公彥幾。其厚於公彥。然人必以為公彥據之。恐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亦恐攘奪之風自是起矣。近捨董道而遠取李正道。亦無以自安。恐非以禮處人之意也。不行。紀綱未立。舉措之間。人心所繫。伏守為殿中侍御史。論增置教授。狀曰。臣以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祖。寡自遭夷狄之禍。二聖播遷。鑿興出狩。兩河之地。已陷胡虜。西京關陝。尚為賊巢。邊亭無卧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關防秋。營在朝名。雖講畫熊勞。廟謨深秘。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恐

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矣。餽廩所出。不可質計。其所以教養成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而擇官也。况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儒之官。一在遊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可為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始徇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授。案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通。同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業既。字禮儀。既成。拜為奉常。通因進曰。詔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

高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

守又狀曰。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為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務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不偏愛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為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回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願茲防秋。在候。選擇練兵。并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合。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為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為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冒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

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為然也。又况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關之可授。則人固息於僥求。及其有關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固亦明甚。又况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夷狄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為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之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天下幸甚。

呂頤浩論黜浮薄之士。上奏曰。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恭善充川陝宣諭官。李愿下幹辦公事。而奉聖訓。令既與李愿。潘恭善比。因上殿。觀其為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禁久在西方。知川陝人意。備詢問爾。夫潘恭善臣素不識之。但嘗召全都嘗觀其為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押闔。政如聖訓。臣與宰執退而仰嘆。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佞。豈能少逃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聽

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於敗事。故自古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起遷之。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延齡輩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亦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佻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秘書正字張孝祥論涵養人才劄子上奏曰。臣聞國勢之強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一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救飢。此則平時既未嘗涵養蓄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棟樑杞梓。自拱把知其為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植。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之中都。扶持長養。屢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為。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請除罪籍上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特與甄叙臣切詳劉豫僭竊違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錙銖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叙復者即依本等叙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劉豫廢奪者永不在甄叙之限庶幾功罪兩平眾論惟允。

剛中又乞委任李案上奏曰臣竊觀四牡勞使者之詩也序詩者謂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臣昨日上殿因稟奏江西盜賊聖訓以李案恐不能辦了此事臣退而有疑朝廷頃以江西多盜恐州縣不能存撫

至於失業遣察官採訪措置而名以宣諭此案奉使之指也為案者布宣德意按察官吏訪求致盜之端講究弭盜之術則案之事舉矣至於討捕誅戮則非兵不可猶一病人陛下方命醫視之而藥未具也為醫者觀其形色察其氣候其處紉邪其處受病歸告主人使具藥而攻之則醫之事舉矣江西之盜在處皆有而虔吉最甚江西之兵合不過三二千人餘皆土軍巡尉之屬與賊不相當也深山峻谷如窟如巢兵至散而民兵退聚而盜案將所有之兵分布搜討能當幾處筠州黃十五負險不服案方督申世景圍捕而虔吉袁撫接連湖南諸處徃徃三五百人成群出沒此蓋盜多兵少力所不及也非擁兵坐視而徒以招安為事也若謂案出使之日便不帶兵前去則案之意豈不以數郡皆有盜賊根株連結自非得其要領未易進兵又恐前期遣發重有勞費是猶醫者欲見病然後求藥於朝廷爾案

之策非不善也。如聞竊自到江西。展體盡力。一路官吏。遂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皆便到朝廷。此其為補。亦非小小。雖未可謂之有功。陛下亦當知而使之說矣。得無有告陛下者曰。李案授之以兵而不欲。今果不辦矣。信有是也。則願陛下思朝廷所以遣案之意。本不專使捕賊。而竊所以先措畫招安者。蓋坐無兵。今朝廷方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竊徧歷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專有耳目之官。與之採訪。上下感懼。而乎定有期。若謂竊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願闡燭微之睿。旁昭靡盬之臣。臣不勝區區。

剛中又論人才。上奏曰。臣聞世之論治道者。莫不以求才為急。夫人君以一身之微。受寄託之重。孰不欲與賢智共之。然用之不因所長。則得之雖多。寧有補於治道乎。大抵用才如用藥。苓朮參桂。徒聚之

無益也。惟寒溫緩急。各因其性。然後有起病之功。不然是與無藥等爾。道德才智。徒取之無益也。惟長短小大。各隨其能。然後有致治之效。不然是與無才等爾。皋禹稷契。夔龍伯益。皆一世俊傑。舜知用之。至於禮樂刑政。各不失其所付。茲其所以聖歟。陛下履中微之運。圖復古之功。以禮為羅。賢俊並致。臣子雖一介無它技。而盛德包覆。皆所不遺。是則無才者非今日之患。而量才任用者。正所急爾。昔馮簡子喜斷。馮子太叔善決。公孫揮善辭令。裨謨善謀。而鄭國之政。常使裨謨謀可否。簡子斷之。公孫為辭令。成乃付子太叔行之。是以無敗事也。陛下以至誠之意。昭日月之明。何所不察。區區之言。尚願陛下因任群材。使小大之臣。各迪有功。且無用非所長之失。則涓埃之微。或有補於萬分。惟陛下留神省察。與三數大臣圖之。

剛中又乞留曾開。罷抑約。召命。上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

侍郎。衆論疑或開之所。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非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論議使事。略有異同。遂至抵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非審度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條奏利害。一二未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弗得。無乃開驕愚太甚。有至妄發狂瞽之言。聖人初有不能容者。則開之罷。幾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開施行。夫約之為人。陛下當自知之。事童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奸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之。而後露

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采。陛下雖未必待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曾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己。禁萌於甚微。高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脫或不成。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况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瑣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恩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命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我。縷縷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讀天威。罪當萬死。惟聖慈幸赦之。

剛中又論久任良郡守。上奏曰。臣聞人君張官置吏。欲其以實德惠民而已。官吏不能皆良。而畏朝廷之責。故虛文之弊。由之以生。臣頃以責實之說。區區為陛下言之。退而又為陛下求所以革虛文之道。其莫如久任乎。夫吏員之冗。無如今日。久任之說。非所宜言。而臣所謂久任者。謂良郡守也。郡守不良者。易而去之。一方之福。其有安便風俗。百姓信愛。確然能布宣上意。使實惠被民者。大抵閱三數政。而得一人。輕為奪之。為害多矣。臣親見州郡長吏。更易之際。非但公私費耗。迎送煩擾。文書獄訟。變移之弊。為不可言。徃徃上下苟且。人情弛慢。踰時未定。既而長吏者至。風俗不能周知。利害不能備察。慮朝廷

督辦有條。苟不誕謾。以紓一時之急。則無以堪責。况復遷延歲月。得更易而去。則其自為謀者善矣。此所以忍為虛文而不顧也。幸而得一良吏。教令已孚。績用方著。朝廷亦何苦奪此。而與彼乎。謂欲以旌其能。則增秩賜金之典。可按而行也。或謂臣曰。守令之選。既有成法。今無遽易者矣。如臣所聞。或三兩月。或半歲久者。亦不至於成資而罷。是法雖具有。時而廢也。前史謂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臣願陛下申嚴成法。重長吏之遷徙。可乎。令有治狀者。亦可賜金增秩。俟其終滿。名用之未晚也。聖人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陛下留意行之。臣恐州縣虛文之弊。自此可息。

右僕射呂摺奏曰。臣自歷宦以來。荷累朝黼黻之知。茲者又蒙聖恩。為臣比經艱難。立功效。擢實宰輔。臣敢不仰軀。眷禮優厚。雖糜骨粉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為陛下別白。

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奮己長。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鑒矣。惟是三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敦蔡京蔡卞兄弟之徒。各快私意。以志為邪。以邪為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繼。殁于遐荒。滄嶠者甚多。子孫禁錮。貧悴異常。人至于今寃之。而敦輩忍為是舉。豈不有負國家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嘗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曾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來者甚衆。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廓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惠。不以臣為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命有司條具。經還責之人。並例復元。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來之族。

無不感戴。鴻覆之澤。在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宗祧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虜詐而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本朝。則所失愈多。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批出。庶幾遠邇存歿。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戶部侍郎季陵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枚擻。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獲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者。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
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

馮當可論守令銓選。上奏曰。臣竊謂於民至親。莫如守令。守令之選。
難得其人。當今銓選所行。並依格法。格法所當與。雖庸謬之資。有司
不得而奪。雖循良之才有司不得而與。天下論者。皆言欲救其弊。莫
若任人。或使內外薦揚。或令主者詮擇。然風俗弊壞。為日既久。奉公
竭節。蓋鮮其人。或恐銓擇任情。薦揚非實。誠無益於救弊。徒妄至於
紛紜而已。臣愚願陛下謹擇監司。勿以輕授。監司陛下耳目之臣也。
苟得嚴明督察之才。風彩一路。點陟其廉污。廢置其賢否。下吏有所
矜式。小民有所告訴。則雖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前。州縣非才。誠非
所患。自軍興已後。民力彫弊。重以漁擾。民愈不堪。守令之多。陛下豈
能為民盡擇。今天下監司。不過數十人耳。少加簡拔。不患無才。陛下

付授之際。往往亦將視其資格之高卑。不復論其人才之可否。健者
以趁期會為急。懦者以不生事為賢。至於刺舉精明。使州郡望風畏
肅者。未之見也。陛下愛民如子。民國之本也。守令虐民。國之巨蠹也。
監司刺舉。守令之精鑒也。伏惟少留聖慮。

